



雙城記 何冀平

合拍電影 合排劇

冲天爆炸，遍地火光，京郊拍攝基地正在拍攝戰爭電視劇，現場有3位導演，主導的是香港導演。拍攝戰爭場面的是一位年輕導演，高大周正，英氣十足，開口講話才知道是韓國人，韓國導演拍抗美援朝題材？時代不同了，正視歷史，發揮才能，人盡其才，才是當代。

「合拍片」聽得多了，《長津湖》3個導演，兩個是香港的，香港導演在內地參與合拍片，早已習以為常。我想說的是「合排劇」，中港共同製作、共同演出舞台劇，音樂劇、歌劇、戲曲。香港多年來創作出很多優質戲劇、舞蹈、音樂原生作品，水準一流，但這些作品演完就丟掉，很少重演。我參與的英皇舞台劇《煙雨紅船》，因為劇情，舞台上搭起一條實木大船，耗資上百萬，演完最後一場，當場劈毀，剛剛演出完的《天下第一樓》背景，好像也是同樣下場。因為沒有地方存放，存放的價錢比重做還要貴。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但一向不夠重視文化，缺乏具體實施和資金保障，缺乏管理，缺少劇場，觀眾量不足，造成香港沒有完整的舞台藝術體系，沒有經典保留劇目。香港的好戲演出十到幾十場就消失，如同東流水，一

旦逝去，不再重現。馬上要隨香港藝文界訪問大灣區，大灣區是一種重要的濱海經濟形態，是當今國際經濟版圖的突出亮點。國家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粵港澳大灣區是繼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的世界又一大灣區。有地、有人才、有條件、硬件軟件都具備，從戲劇這一行的眼光來看，尤其不缺劇場，幾日前在珠海大劇院看舞劇《詠春》，兩個貝殼形的劇場設計得美輪美奐，不禁再次為香港感嘆，香港有那麼多資金，舞台劇卻受制於劇場。

搭建起溝通平台，推動戲劇文化藝術交流，聯合大灣區，這是一個好時機，不僅交流演出，還可以把香港的好戲，通過兩地聯手，共同打造，重新排演演出，做成像「合拍片」一樣的「合排劇」，這是一個相互學習共同創作的平台，還可以把獨特藝術風格的香港故事，展示給內地更多觀眾。

舞台、電影製作不是小眾文化，必須有資金、有組織、有製作團隊。香港要製作出精良藝術品，打造香港品牌，不辜負中央的信任，不埋沒香港人才，生產完整的舞台藝術體系，沒有經典保留劇目。香港的好戲演出十到幾十場就消失，如同東流水，一



此山中 鄧達智

伯公

大雪仍然紛飛的3月，回到闊別3年半加拿大多倫多，上次見面才大半歲，剛學識站立的孫仔，長孫子的兒子Logan已滿4歲，感恩早產七星仔出落健康聰明伶俐。每天早餐之前走入我的房間，清晰喊我：伯公！

祖父祝東大哥祝南，我們儀卿祖（曾祖父）一房；父親輩的大伯，我同輩的大伯公，輩分無人可及。面晤大伯公之前，幾乎自慚懂牙學語歲月，自祖父母、父母及家族其他長輩口中學曉誰是大伯公，大伯公大伯婆住在吉隆坡；吉隆坡3個字自始成為我們地理常識上一個親密的名詞，相關事物：Batik印花布料、馬來咖啡、蜜棧甘橘、胡姬蘭、榴槤糕及地老天荒餘生與我鍾情不離不棄的馬來榴槤。

那年大伯婆先一步回來元朗故鄉，未幾離世，盛大的設靈位於吾族宗祠，亦為村校外邊寬敞的廣場/學生操場。二年班班主任在課堂上問我：靈堂中去世人士是我什麼親人？

回答：大伯婆，大伯公的太太。老師又問：大伯公跟我什麼關係？回答：大伯公是阿爺的大哥。老師竟然在同學面前，讀我才7歲，也已清楚家人脈關係。猶如加持了的光環；從小，我便將八百年家鄉，數千年吾鄉，祖堂數百親人的輩分關係弄得毫不含糊，清楚利落程度，比起同齡兒童，誰是伯婆不會弄錯為叔婆，誰是伯伯不會弄錯為叔叔，什麼表哥表姐不會搞錯為堂哥堂姐……

大伯婆離世之後一年不到大概半載，實際時間弄不清楚了，大伯公從行醫數十載的南洋回歸故鄉。從

村中人背後語聽得回頭風3個字，意謂久居他鄉人士，在感受餘日無多的生命旅程終結前，回到出生地，落葉歸根。大伯公回家，住在他長子大伯志偉大宅天井旁的房間，排行第五的祖父面容與他長兄特別相似，尤其年輕時兄弟倆在吉隆坡拍下的照片，讓我們經常弄錯誰是誰。祖父跟大伯公的感情特別親厚，幾乎天天探訪他大哥，跟隨尾後的我接觸大伯公的機會亦密，時常跟堂弟七仔為他爺爺搥背擗骨；才10分鐘8分鐘工程，大伯公賞我們每人5毛錢，那時時的5毛錢足夠我們買完雪糕汽水還有糖果。

大伯公跟祖父相似，面容至今仍然清晰，尤其經常穿上一套白色通爽唐裝衫褲，腰肢挺直坐在他的房間，印象莫莫莫忘；他們兄弟情也特別深，大伯公賞我們的書房哭成淚人，口中不斷呢喃着：大哥、大哥……真神奇，原來哭泣不是兒童的專利，成人，甚至是祖父，淒涼時哭喊程度，不下小兒。

筆者懂事之前，二伯公六叔公已離世，跟四伯公學生的三伯公幼歲已歿，祖父祖母很早之前已供奉在我們家的神主牌上。四伯公跟父親有些拗強，不太往還，背後卻十分關心，尤其荔枝龍眼成熟時，經常問准我母親，帶我到塘坊村背後山覓他的果園採摘，除了讓我吃個痛快，還帶我帶回家孝敬祖母及母親，特別關照帶神色至佳的果物給我父親他侄兒，密關照：不用告訴你爸爸誰個送來的荔枝龍眼，放進他的書房便是。



三代同堂：侄兒、侄孫、伯公（筆者），在多倫多家中後園。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余宜發

巴士上吃米芝蓮大餐

現在各國都開放旅遊業，而且吸引很多旅客到處觀光。就好像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香港居民離港旅遊的數字也非常多，反映出大家真的蠢蠢欲動離開香港到別的地方滿足自己3年來沒有出遊的慾望。相信你跟我一樣，心中已經計劃好一個旅遊地方。

其實我也有個計劃，希望很快的未來可以再次到泰國曼谷旅遊，所以最近不停搜尋有關當地的美食資料。其中我覺得值得跟讀者推薦，就是在搜尋的過程中發現的，以往我們到別的地方旅遊，有可能參考一些得到米芝蓮美譽的餐廳品嚐一下他們的特色菜式。但你有沒有想過坐在巴士內，也可以品嚐到美食？原來泰國曼谷有一間巴士公司，他的名字叫「吃在巴士內」。他們在巴士的上層，設置了大概20個座位，而這些座位就好像到茶餐廳，我們俗稱的「卡位」，即是每枱可以最多坐4人，而且內裏的裝修非常豪華，最重要除了吃到美食之外，還有巴士的窗戶非常寬闊，沒有太多遮擋，可以一邊坐着流動的巴士看着曼谷不同的景點。

而巴士美食旅程，據講會帶遊客飽覽曼谷10個旅遊景點。當然包括玉佛寺、唐人街、金佛寺等等可能你已經去過的地方，但也可以從另一種角度去遊覽。更重要的是，最近有泰國朋友跟我說，現在曼谷非常炎熱，曾經有幾天高達攝氏50度，聽了也覺得不可思議，難怪他們在這段期間舉行潑水節過新年。而坐在巴士內享受着冷氣下可以欣賞到不同的觀光點，再品嚐美食，你覺得是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更有趣的是，坐在巴士內品嚐米芝蓮美食的方法，原來不是請一些米芝蓮廚師即場在巴士上烹調，反而他們早已預約了多間米芝蓮餐廳，只要巴士經過他們餐廳門外，便有人立刻走進餐廳把美食拿出來再送到巴士內的遊客餐枱上，所以就是一路看着風景，一邊品嚐曼谷不同餐廳的美食。現在知道有這個公司的旅遊安排，我想，下次去曼谷旅遊的話，真的想嘗試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旅遊時可以去到很多不同景點觀光，但實際上，每個景點也不是在同一地方，所以舟車勞頓下也只好揀選其中兩三個景點遊覽一下，這個不是美食旅程，就可以接觸到這些特色地方。你會不會跟我一樣也想嘗試一下呢？一齊計劃一下吧。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送給母親的禮物

母親節就快到了，有很多朋友在想送什麼東西給媽媽好呢？隨着年紀的增長以及經歷過疫情，相信很多人同意沒有什麼比健康更重要。

一間房子住得久了，可能要看看有什麼地方需要維修保養，有一種營養——受孕就依賴着其生存，我相信大家都估到是什麼，那就是母親的子宮和血脈，然後是乳汁。當年母親孕育了我們。我們住在子宮裏邊，這間小屋給予我們溫暖、供給我們血液；出生後是媽媽的乳汁餵哺我們。現在我們長大了，幾十年過去了，我們能夠為母親做到的就是關心她的健康，回報她的養育之恩，讓她好好享受天倫之樂。

我們可以幫母親做一個比較全面的身體檢查，看她有沒有慢性的疾病，例如血壓高、糖尿、心臟病、膽固醇高，帶媽媽去檢查乳房和婦科，看看我們以前賴以生存的子宮有沒有問題，而這些花費其實並不是很多，卻可以預防或及早發現一些問題。

最近有一位女孩子因為自己要往外工作，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能陪媽媽，所以她帶媽媽做了身體檢查，希望媽媽健康康，那麼她去工作也放心。結果發現她媽媽的子宮內膜增厚，抽子宮內膜細胞去化驗，發現是早期的子宮內膜癌。於是她自己也做了一個婦科檢查，結果發現卵巢有一個7公分的良性瘤，本來是陪媽媽來檢查的，結果兩個齊齊要入醫院做手術。她們慶幸在未出發前做了這個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否則女兒去外地工作一年，假如媽媽不去看醫生就平白無故地耽誤了一年，她自己的瘤子雖然是良性，但去到外地人生路不熟，萬一到時候有不舒服肚痛也不知道找誰好，所以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我們說她孝順是有回報的，老天爺特別關照她，能夠及早發現，令她去工作時得以安心。

母親節送給母親的禮物比比皆是，只要你多些陪伴，有你在身邊就是最好的禮物，相信每一個媽媽都會非常受落，只要開心，每天都是母親節。



威佳佳

夢裏的童年

小的時候，對於遠山的概念，無非是在太陽落山的地方。太陽鮮亮的時候，遠山在陽光的照射下，會顯得格外清晰，彷彿就在眼前。而在太陽公慵懶的時候，遠山就會變得模糊不清，在天的一側時隱時現，或者乾脆連影子也不能被捕捉到。每次我用纖細的手臂托住雙腮，對於遠山的懷想就會愈加濃烈。

山上叢林茂密，我從遠處的地方看遠山，那輪廓的陰影裏是黑壓壓的樹群。大樹的腳下是連綿的青草，它們覆蓋着山上的岩石，溝壑，以及彎曲的山路。山上有山果，每次想到山果，我都禁不住嚥口水。生活的貧瘠，舌尖的淡漠，令我對於味覺的渴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而在那密密匝匝的樹林和雜草中，關於神仙、妖怪，甚至是野狼、山虎以及狼外婆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傳說，經過各種管道匯進我的意識裏。我的大腦便也像一架機器跟着遠山轉動。

想起武松在景陽岡打虎喝過酒，就會時常揣測，當一個大漢要經過遠山時，他需要在哪裏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在遠山的腳下是不是也有一個招牌，「3碗不過崗」，而山上正有一隻威風凜凜的大老虎。說書的大伯吐沫星子在樹蔭底下四處飛濺，牙齒上沉積了數年未經清除的煙垢和牙垢混合着，黃中透黑，黑中帶黃。他每天就像一個把式壺，手中托着一個煙袋嘴，在牆角一蹲就是大半天，嘴裏不絕地說着一百單八將零零碎碎的故事，有時也嘮嘮諸葛孔明，劉賢德如何以垂肩的雙耳和容易受傷的眼眸俘獲了紅臉關公、黑臉張飛。

關於後來村裏那個80多歲老爺講的狼外婆的故事，我在遠山蓬勃的臆想裏，找到了一些枝枝蔓蔓。那個可惡的狼外婆大概就居住在遠山裏，在等着那個去外婆家的天真的小女孩，狼外婆的屁股坐在鹹菜罈子上，毛茸茸的長尾巴正好塞在罈子裏，穿着紅褂子，繫着紅頭繩的小姑娘還以為她就是自己的外婆，就把媽媽讓帶來的金果子給了狼外婆。小姑娘走後，狼外婆把小姑娘送給外婆的金果子全給吃了，狼外婆雖然老了，可牙口特別好。滿嘴的牙沒有一個缺的。小姑娘卻是歡歡喜喜地揀着一個空籃子高高興興地回了家。她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那不是自己的外婆，自己的外婆成了狼外婆腹中餐食。

自從村裏老爺講過這一段情節之後，我不知道怎麼的就害怕了這個講狼外婆的老爺爺，他在講狼外婆的時候，我忽然注意到，他的牙齒，竟然沒有發現一個豁的。我用心瞅了張爺爺的嘴，一口潔白的牙，看上去硬實呢！陽光從大門裏反射到張爺爺的牙齒上，有光在閃。

我心裏一驚，遠山裏有沒有狼外婆我不知道，可是眼前的張爺爺卻有狼外婆的牙齒，我害怕地想，某一天，他會不會也要吃金果子，我媽媽沒有給我準備金果子，他要是想吃金果子了，把我的手指頭當金果子吃就糟了。想到這，我一哆嗦。正好那時候，張爺爺用他粗糙乾裂的手拿起我滑滑細細的手，嘴裏喃喃道，娃的手真滑……

我的心猛一抽，手也跟着抽回來，然後我沒等張爺爺明白過來，撒腿就跑，我一邊跑一邊回頭看，我害怕張爺爺追過來，我的心「咚咚咚」地跳着，像是在懷裏揣了個小兔子。可怕的沒有掉一顆牙的張爺爺，他會不會變成妖怪，要吃金果子了。

我從張爺爺家飛奔而走，張爺爺以為我家遇到了什麼要緊的事，他急急忙忙地關上自家的門栓，一步三跑地跟了來。我剛進屋，一扭頭，看見迎着夕陽的餘暉一搖一晃着跑

過來張爺爺，我差點嚇暈了。全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我沒等張爺爺到跟前，「呼啦」一下伸出雙手就去關門。雙扇門在張爺爺將要跨進屋的時候「嘎吱」合在了一起，我趕緊把門鎖插上。我站在門後，腿直打抖，心也「咕咚，咕咚」地跳個不停。我害怕張爺爺會從某個門縫裏鑽進來，要是那樣，我頂着也沒有用。我越想越害怕，最後竟「哇哇」大哭起來。

後來，張爺爺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又是怎麼離開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當媽媽在門外喊破了嗓子，我才陡然驚醒，我做了一個長長的夢。在夢裏，我有一對像雷震子一樣的翅膀，我舞動翅膀，向遠山飛去。遠山在萬里霞光裏格外動人，她微笑着向我敞開了懷抱。我以為我可以站在遠山的腳下，傾聽遠山放歌。就在那時，我聽見門被搖得山響，晃蕩晃蕩的，門板就像要掉下來。

我驚惶地從地上爬起來，母親尖利的叫聲幾乎要撕裂我的耳膜。我惶惶地拽開門上的插鎖。自從那次，我不讓張爺爺再看見我，張爺爺讓一個小夥伴給我帶了一個燒得稀爛的山芋。我本來是很想吃的，可最終我沒吃，我還惡毒地告訴那個小夥伴，張爺爺的東西不能吃，張爺爺與許是個妖怪。小夥伴衝我點頭，我們把山芋扔在了臭水溝裏。

我不再去聽張爺爺講故事，我甚至連他們家屋門口的那段路都害怕，每次經過，我就飛奔過去，或者從屋後繞過去。那時候，我背着的花書包很配合我的奔跑，我在前面跑，它在後面跑。

遠山時隱時現，當陰雲密布，颳風下雨，遠山就不見了蹤影。我站在風口，呆呆地看着遠山的方向。我不知道遠山去了哪裏？我想有一天我一定要走到遠山的腳下，我要看看，遠山到底是什麼樣子。



作業簿 林作

從源頭出發

我經常覺得，後天訓練有它的作用，但終歸只有有無限的功効。該人本身的質素，基本上在成年後定奪了他能夠達到什麼高度。

我在15歲的時候第一次學到這個道理。

當年我在英國一所傳統寄宿學校讀書。並非很出名的學校，但很傳統，是所好學校。

原本我媽媽打算讓我到英國放羊。但我發現在英國讀書比起香港好玩太多，也容易太多，就讓我有了一個野心，想讀更出名更厲害的學校。

當時我的監護人卻給我潑冷水：你自己本身就厲害了，有必要去一間成績更優異的學校嗎？你覺得那所學校厲害是因為它教學特別好，所以令所有學生更厲害，還是因為它收生要求高，所以加入的人本身就特別厲害？

同樣的問題比比皆是。究竟是游泳健將本身身材好所以加入了游泳行列，還是因為他們游泳游得多所以身材好？

究竟是因為他讀了哈佛所以這麼聰明，還是因為他這麼聰明所以才能讀哈佛？

究竟是因為他這麼開朗所以這麼多朋友？還是這麼多朋友令他這麼開朗？

答案，幾乎全部是前者。

我愈來愈有同感。加入了保險業後我見人無數，招募了超過200

人。我愈來愈發現，該人的本質定奪了他能走多遠。是的，我對自己的培訓很有信心。但再好的音樂老師也無法將一個五音不全的人教成歌唱家。再好的舞蹈老師也無法讓一個全身僵硬的人變成唱跳高手。

我發現要做出名校、明星隊，那麼你必須在源頭上下功夫。

我們必須要尋找在能力上更好的人，去加入你的事業，否則，事倍功半。

同樣的訓練，用在一個不過關的人身上就是對牛彈琴。但反過來，用在一個資質過人的人上，就會事半功倍，一點就明。

好了，你會說：我也想啊！但是我沒有足夠多的能力去請好質素的人啊，那就先請質素一般的吧？這不是好的做法。

獨善其身應該是首要任務。打扮好自己，設立好自己的平台，這是首要條件。然後才打開門做生意。

寧願先訂好守則和規矩，這樣進來的人才會有規矩。可能在剛開始的時候會感到痛苦，經歷短暫痛苦，但是之後建立了聲譽，只會更加長遠地享受帶來的果實。

結論：從源頭出發，選用最好原材料，方為王道。否則次級原材料，無論如何也難做出好貨。

試問一個廚師沒有好的料子，又能煮什麼好菜呢？



演藝蝶影 小蝶

張國榮點滴

4月中了，關於張國榮的舊聞、電影、追憶、歌頌等文字和影像仍是不絕，大家好像將儲了心頭20年的壓抑盡情地藉着他逝世二十載的紀念月時一古腦兒地排遣出來。

我對張國榮的喜愛就如同我對譚詠麟、梅艷芳、羅文等的喜愛，他們都是令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閃閃生輝的樂壇貢獻者。我細懷多位已逝的著名歌星，就如同我細懷香港樂壇在八十年代的輝煌歲月一樣。

張國榮是何時躍上樂壇最高層的？應該是《Monica》這股時來風將他送上滕王閣吧？在電台工作的朋友當年已告訴我電台直播室貼着由高層親筆寫的數字便條：每個節目必須播放《Monica》。於是，一首具備流行條件的歌曲加上洗腦式宣傳，造就了一位樂壇巨星的誕生。

回想起來，我有與張國榮「共處一室」的經驗。那次我乘電梯，剛巧他也在電梯內，電梯內只有我們二人。那時候他已經是歌手，但還未到紅大紅紫的階段。我認得他，但我沒有反應。我瞥見他雙手插在褲袋內，好像有點不自然。不知他心中是否在納罕着：為何這位小妹妹不像其他

人見到我一樣驚喜、狂叫或要求簽名呢？換了是張國榮的「粉絲」，能夠與偶像短距離相處，即使只有數秒，也早已興奮莫名。可能我當時真的太小，所以沒有反應。

後來，張國榮成了天王巨星。一次，我看他的個人演唱會。演唱會一直順利進行，卻在Encore時發生事情。一般來說，香港演唱會有一套不成文的程序：歌星在演唱會的中後段會跟觀眾說再見，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完場，只是一個姿態而已。

當觀眾大叫Encore後，表演者已經換好衣服，再次出場繼續演唱很多首歌曲，才與觀眾說再見。有的表演者在這段Encore時段會只唱一兩首曲便返回後台，觀眾便會意地再叫Encore，然後表演者再次出場多唱一些歌曲和向觀眾道別。這時，場內照明燈光亮起，大家都知道是真的完場了。

可是，張國榮在那個演唱會中很早便跟觀眾說再見。大家以為那是他要返回後台更換衣服，再唱一些早已準備的歌曲，便一直叫Encore等他出來。怎知大會給觀眾的印象好像沒有安排張國榮再次出場。觀眾等了很久很久他才出來，似乎沒

有好好準備，我也忘了他是否只唱了一兩首歌便返回後台。觀眾以為他還在等待大家為他再次喊Encore，便留在座位中繼續叫喊。沒想到照明燈光亮起，即是明確地表示全晚節目已經完結，請大家離開。觀眾都不能置信自己偶像的演唱會竟然會那麼短，有的只好離開。可是，還有很多人

不滿，鼓譟起來，不肯離開，一直叫喊着。偶像仍不出來嗎？他們一同用力踏地板以示不滿，響響震天。過了很久，一名名樂師逐一出場，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的一幕：他們都不是穿着表演時穿的黑衣黑褲，而是自己的便服，如T恤、背心、牛仔褲，而且神色匆忙，像是剛已經或準備離開演出場地，卻被緊急召回那樣。張國榮終於出場了，印象中好像不是穿上登台服飾。樂師們奏起音樂，是張國榮在當晚曾經唱過的歌曲。這樣說來，大會本來真的沒有再準備其他歌曲了，只是觀眾鼓譟，不肯離去，他們為了安撫大家，只好安排張國榮在亮着館內的照明燈光再多唱一兩首歌。相信這也是香港演唱會歷史中一段罕有的故事。

這班樂壇巨星的人面不知何處去，紅館卻依舊笑春風，只是舞台上換了另一批面孔了。